

虹书舫为实体书店前行带来的启示

◆ 徐佳和

当一艘船不再航行,它便成了一座建筑;而一座建筑若能承载百年文脉,它便又成了一座航行在时间中的船。

清明假期,上海苏州河畔新开业的虹书舫令人惊讶不已:七天里,涌入15万人,全网曝光超3800万。网络上已有太多分析:高颜值邮轮造型、八大业态融合、世界文学奖主题馆藏……这些都没有错,但它们指向的仍是那条我们早已熟悉的转型路径——书店+咖啡+文创。虹书舫难道只是这条老路上一个更精致的版本吗?

虹书舫此番的异军突起,是它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城市的叙事节点。

过去十年,实体书店的转型大致有两条路。一条是生活方式化。书店不再是书店,而是一个贩卖有书的环境的复合空间。咖啡、文创、轻餐、展览、沙龙……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:把书的毛利缺口,用其他高毛利品类填上。另一条路是书店景观化。书店不再以可读性为设计核心,而是以可拍性为第一原则。巨大的书墙、螺旋的楼梯、镜面的天花板,一切为了一张能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点赞的照片服务。这条路的问题同样明显:当打卡成为唯一目的,书店就和任何一个网红快闪店没有了本质区别——它的生命周期取决于滤镜的新鲜度,而不是内容的深度。

虹书舫的优势在于有咖啡,有文创,有露台,有极佳的城市天际线视角——这些是吸引流量的入场券,但绝不是留住人心的关键。真正让虹书舫与众不同的,是它对自己所在位置的深度叙事化处理。

虹书舫选址在外白渡桥与乍浦路桥之间,紧临苏州河畔,陆家嘴“三件套”、外滩万国建筑群、苏州河两岸风光三重视野叠加,天然具备出片优势。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点,未免流于表面。

一百年前,这里叫汇山码头。1919年,杜威乘“熊野丸”抵达,胡适和陶行知在码头上迎接;此后十余年,罗素、爱



因斯坦、泰戈尔相继从这里登岸。同样在这片水域,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毅等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从这里启航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河岸,这是一座城市的世界人口与青年渡口。将书店设计成一艘船,并命名为“虹书舫”,不是一种修辞上的取巧,而是一种对地理记忆的认领。书店把整个空间变成了这段历史的载体:诺贝尔文学奖馆藏呼应着“世界名家登陆地”的往事,二楼“星耀上海”主题展再现百年间文化名流与这座城市的交集。一个地点本身携带着故事,但故事需要被唤醒、被编排、被体验,才能从沉睡的地理坐标转化为活的文化资产。

虹书舫为实体书店提供了一条全新的转型思路:书店不必再纠结于“卖书还是卖咖啡”,也不必再攀比“谁的书墙更高”,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故事板——一个将地理坐标、历史记忆、文学想象和当下体验编织在一起的叙事装置。

当然,虹书舫可能面临的问题,就是15万人流量中,有多少人是冲着“船”来的,又有多少人是冲着书来的?

答案在于叙事不能是一次性的,它必须可再生。一个地点可以承载无数个故事,汇山码头不只存在于杜威和爱因斯坦的传说中,也属于每一个从它面前走过的普通人。虹书舫真正的挑战,是在百年叙事之外,持续生成当下叙事——让每一个走进书店的人,来参与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。

这正是实体书店区别于博物馆的地方。博物馆展示的是完成时,书店应该是进行时。一本刚出版的诗集、一个正在创作的作家、一群正在讨论的读者——这些才是书店作为叙事节点最鲜活的部分。

实体书店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码头——那个地理坐标、历史层积、社群关系和当下叙事交汇的原点。当我们开始追问“这家书店所在的位置,究竟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”,实体书店的出路就会变得清晰起来。它不再是与电商竞争的失败者,不再是咖啡店的附庸,不再是书墙的囚徒,它是一座城市在时间中为自己选定的叙事点——一艘船的价值,不只在航行路程之远,还在于它知道自己应该停泊在何处。

《挽救计划》:硬科幻的「软实力」

◆ 李佳

每当人们提到科幻电影时,一个词总会高频出现,即“硬核”,涵盖了诸如设定是否严谨、细节是否真实、概念是否准确、推演是否严密等等,总之,科学规律是不可撼动的“绝对力量”,人类在这些力量的加持下,于未来探寻救赎之路。近日,一部科幻电影却凭借“软实力”征服了观众。

上个月下旬,电影《挽救计划》正在中国大陆和北美同步上映。影片上映一周,不仅全球票房可观,而且拿下2015年以来好莱坞太空科幻电影最高分。深深打动人心的,并非只有“去虚拟化”拍摄的、更富实感的科技“狠活”,更有蕴含在故事中的人文精神。

人类对于宇宙的探寻和对地球命运的担忧从未停止;而现实尚未抵达之处,想象力先行,科幻即想象的方式之一。《挽救计划》设定了一种吞噬恒星能量的微生物,名为“噬星体”,其大量繁殖和蔓延让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的恒星陷入了危机,只有距离地球12光年的恒星“天仓五”未受影响,于是前往“天仓五”破解其中奥秘,成了唯一的拯救之法;形势所迫下,生物科学家格雷斯被选中登上了“有去无回”的飞船“挽救计划号”。

几乎所有的拯救故事里,都有英雄;拯救的过程,就是英雄的成长抑或历险之路。然而,在这部影片中,“英雄”主题似乎并非“主旋律”,其意在描摹一种情境:个人所处的极端情境;进而探寻关于“人”的定义,关于孤独乃至生命的意义。主人公格瑞斯的处境,就是一次意义重构的过程。影片的前半段,充满了对极致“孤独”的想象。格雷斯从昏迷中苏醒,发现他成了宇宙“迷失者”:飞船在太空中航行,同伴皆已死去,地球在若干光年以外,切断了所有支撑和反馈,而他自己也因长期昏迷而记忆残缺。不同于通常的拯救故事,格雷斯在拯救地球之前,必须先救自己,必须从无意义的虚空中抽离,回答自己是谁、为何而来。影片不厌其烦地展现重构的过程,从记忆到情感,也正是这份细腻,让这位宇宙“迷失者”生发出强大的代入感。

一部优秀的科幻电影,还须具备创造性,抵达文明的未知领域,揭示文明的奥义。安迪·威尔显然长于此道。在这部影片中,他发挥数学作为文明间通用语言的功能,以数字和数学推理为基础,让格雷斯和来自“波江星系”的硅基生命洛基之间建立了沟通。洛基依靠体表震动感应和电磁波来感知外界,影片通过一系列巧妙设置,让二人突破了共存障碍和感知差异,进而建立了理解和情感连接。

语言的建立是文明共生的基础。影片一改对于外星生物的悲观假想,创设出一种新的可能,即宇宙“生存共同体”。洛基的出现,不再带来对抗或灾难,而是让观众看到:未知不一定总是危险。茫茫太空,两个孤独灵魂相遇,本身就是一种救赎。影片中,格雷斯和洛基的初见,既温暖,又令人莞尔,两种文明的邂逅,恰似两个稚童,笨拙而好奇。在应对噬星体的共同灾难中,他们建立了友谊,这份友谊不仅跨越了物种、文明,更超越了死亡。

影片的故事设定已然超出了单纯的“拯救地球”,将宇宙呈现出更丰富的层次和色彩。作为一部科幻电影,它的技术和逻辑堪称“硬核”,却又在此基础上,以爱与情感、合作与共生为宇宙未来找到了不一样的出路。正因为如此,影片里不仅有奇观,更有了让观众落泪的力量。



《月鳞绮纪》:电视剧不该只是写真集

◆ 赵玥

可惜,电视剧毕竟不是写真集。观众愿意花二三十个小时追一部剧,图的不只是截图发朋友圈。故事讲得七零八落,核心案件草草收场,大量时间用来放慢镜头、摆造型、秀妆容,真正推动情节的内容却被挤到了角落。戏里的角色一个个美得像画里走出来的,可看完几集,谁也说不清他们到底为什么哭、为什么笑。

演员有流量,热搜照样上,剧集质量怎么样,似乎无人关心。因为这套模式在过去被证明“有效”——颜值能引流,话题能造势,粉丝能刷数据,广告商买单看的是曝光量,不是豆瓣评分。

打开视频网站,类似的“美颜剧”一抓一大把。这股风气的背后,是对颜值的过度迷信。短视频平台上,一段精美的切片确实能获得轻松获得百万点赞,于是制作方干脆把剧当成“超长MV”来拍,每集剪辑出十几个名场面片段,等着网友传播。至于这些片段连起来合不合理?不重要。角色有没有成长、情感有没有铺垫?也不重要。

就在《月鳞绮纪》开播次日,4月2日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,要求“坚决摒弃畸形审美、杜绝‘颜值崇拜’”,并提出要

从“明星中心制”转向“剧本中心制”。这话说得在理。好看的皮囊确实能吸引人走进来,但能让人留下来的,还得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和角色。

纵观近年的古偶市场,这种“重颜值、轻剧情,重流量、轻演技”的配方,早已成为行业的流水线产品。剧本越来越像——满屏的“传”“记”“令”“行”,人设似曾相识,桥段复制粘贴。他们以为观众还在为“哥哥姐姐好美”尖叫,却不知道观众已经早看腻了。

多部“流量明星+粗制滥造”的预制爆剧纷纷扑街,而那些不依赖流量、深耕内容与演技的良心好剧,反而凭借扎实的故事和表演不断破圈,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赢。

回到《月鳞绮纪》,网友那句“开盘子女人坊”虽然是玩笑,却不失为一个善意的提醒。写真馆是一锤子买卖,你付钱,我拍照,满意了就走人。可电视剧不是。再美的画面,看久了也会审美疲劳。可一个好故事,哪怕过了很多年,依然有人愿意翻出来再看一遍。



即便是换了马甲,观众还是一下子嗅到新剧《月鳞绮纪》里熟悉的郭敬明配方。导演陆觉,已经是郭敬明第三个化名,从《云之羽》的顾晓声到《大梦归离》的张弋敏,一如既往的口碑不高,热度不低。“郭敬明还是适合去开盘子女人坊”网友调侃。开盘子女人坊,是一家以古装写真出名的影楼。进去化个妆、换身衣裳,拍出来张张是大片。

如果拿这个标准看《月鳞绮纪》,那确实挑不出毛病:鞠婧祎的狐妖造型有34套华服,单件手工缝制三千鳞片。陈都灵的黑发冷艳扮相被造型师拿来当案例分析有多用心,斥资八千万元搭建的洛安城,敦煌配色配上水墨意境,每一帧都能截下来当壁纸。